

相由心生

境隨心轉

劉素雲老師主講

(第一集)

2010/04/0

4 香港佛陀教育協會 檔名：52-441-0001

尊敬的師父上人，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尊敬的各位大德，大家晚上好！阿彌陀佛！

今天是一個特殊的因緣，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香港這塊寶地。在這裡我要和大家說的是，首先我們要感恩十方諸佛菩薩的慈悲加持，感恩龍天護法、諸護法善神的慈悲護佑，感恩淨空老法師慈悲，給我們創造了這麼一個殊勝的機緣，使我們大家在一起相聚，共同探討學佛的快樂。

我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講的是，師父上人從正月初一到現在，好多次在網上講關於我的事情，使我成了一個名人。在這裡我告訴大家，我很慚愧，我不像師父說的那麼好，只不過我是一個比較老實的念佛人而已。如果說我有什麼值得大家學習的地方，我告訴你們，就是兩個字「老實」。你們要把這兩個字學到手就可以了。別的地方，我真沒有什麼值得你們學習的，這不是我謙虛。我現在來到這裡，我既沒有題綱也沒有題目，什麼都沒有。真是十方諸佛菩薩的慈悲加持，讓我們一起來享受學佛的快樂。現在我給大家講第一個題目，題目的名字就叫做「絕症不絕，兩死一生」。為什麼把這個作為第一個題目講？可能是因為大家都非常關心我的身體狀況，關心我得病以後的情況，所以我就把這件事情如實的向各位做一匯報。

我是一九九九年得了一種絕症，就是紅斑狼瘡。這種病的死亡率特別高，能夠活下來的很少很少，到現在已經十一個年頭了，我現在就坐在你們的面前，你們看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我。這就是我

今天要給大家說的，我不但活了十一年，而且活得愈來愈好、愈來愈健康。如果你們沒有看到我本人，有些居士提出疑義，說是不是真有這麼一個人？我告訴大家，現在坐在你們面前的就是一個真實的我，不是誰來扮演的。我要給大家說「絕症不絕，兩死一生」是怎麼回事。

一九九九年我得了這個病以後，當時我們黑龍江省兩個知名的醫院基本上都宣布我死刑。因為當時我去醫院看病的時候，已經到了很重很重的程度。按照大夫說的，我隨時面臨死亡。為什麼我絕症沒絕？我跟大家說，第一個是我的心態比較好。為什麼這麼說？因為得這個病，一個是外貌特別嚇人。我跟你們說說我當時的情況，當時我是頭髮沒有幾根，幾乎都掉光了。頭上是厚厚的嘎嘣，非常恐怖。兩隻手伸不直，骨節特別粗，幾乎五個手指頭之間沒有什麼大的間隙，手指頭是彎著的，像雞爪一樣，不能伸直也不能攥拳。腿、膝蓋腫的就像發麵的大饅頭，蹲不下，起不來。每天都在發燒，沒有一天間斷過。就是這樣，我仍然堅持上班，就到我住院的頭一天我還在上班。所以說那個形相，病到那種程度，真是隨時都面臨著死亡。到醫院看病的時候，醫生說：妳可真是不怕死，妳知不知道妳病到什麼程度了？我說我知道我病到什麼程度，但是我沒有想到死亡的問題，所以心理上沒有負擔。當時這個情況，讓我們全家人都非常緊張。孩子們也哭，大人也非常痛苦，他們的意思都害怕我離去。

我為什麼心態比較好？就是一九九八年我讀了一本書。這本書叫做《西藏生死書》，這本書是一個喇嘛寫的。他的語言和咱們漢族的語言不完全一樣，看的時候不是看得非常懂。但是偏偏湊巧，我就把那個「死」看明白了。一九九八年看了這本書以後，知道死是怎麼回事；一九九九年我得了這場重病，所以就沒有思想負擔，

好像知道死就是一個生命的轉換過程，沒有什麼值得可怕的，也沒有什麼恐怖的。所以我就保持了一個良好的心態。當時我在醫院住了五十七天，我是看了十二本《華嚴經》，就是宣化上人師父講的《華嚴經》。它一共是二十四本，兩個包裝。我拿到醫院去，在床頭櫃上，我每天都在讀《華嚴經》，所以五十七天一共是讀了十二本。就這個舉動，讓醫院的醫生、護士都非常震驚，也非常感動。他們都說，老太太得這麼重的病，妳為什麼心態這麼好？我說有什麼不好的？既來之，則安之。

當時醫院裡和我一樣病的有幾個，我年齡最大，病情最重。其他幾個，有二十四歲的、有十五歲的，最小的四個月。醫生說我們幾個，我是最重的，他說，妳可能隨時面臨死亡。我說沒關係。後來有的病友說，醫生不應該這麼說。我說：沒關係，說你們，你們可能受不了；說我，我就像聽故事一樣。我說無所謂，到時候我該回家我就回家了。所以我在醫院裡五十七天，對醫生也好、護士也好，還是病友也好，影響非常好。白天沒什麼事的時候，打完點滴，其他病房的病友都願意到我那床上去坐坐，和老太太嘮嘮嗑。說和老太太一嘮嘮嗑，我們的心情都好了，好像我們都沒有病一樣。因為當時我們幾個我是最重的，所以他們就想，老太太病這麼重，心態能這麼好，那我們還有啥心情不好的！所以我們在一起，我就給他們講笑話，逗他們笑得哈哈，這樣就使大家放鬆，別那麼緊張。

住了五十七天，我為什麼出院？如果我在醫院裡，要是打針也行，吃藥也行，那我肯定是走這條路，那就打針吃藥治這個病。但是我吃藥也不行，打針也不行。打上針以後，十分鐘左右就開始發高燒，三十九度以上。所以這樣，給我治病的那個教授就說：老太太，妳的病我們研究不明白。在醫院裡，妳既不能吃藥，也不能打

針，那這病讓我們怎麼給妳治？我說：教授，我不難為你，你研究不明白，我自己回家研究去。他說：妳自己回家怎麼研究？妳為什麼要回家去研究？我說：你們不說這個病全世界沒找到成因，就是為什麼得這種病，到現在沒查出原因來，當然也就沒有治療的辦法。你曾經說過，誰要把這個研究明白了，誰就得諾貝爾獎金。我說你們現在不都沒得到？那我回家研究去，我要是研究出來，我就得諾貝爾獎金，你們就得不到了。這實際是一個笑話，但是說得大夫們都挺開心。

我記得護士長手裡有一本書，是專門講紅斑狼瘡的，我跟護士長說：護士長，妳能不能把那本書借給我看看？我幫妳們研究研究。護士長說：不行，這書怎麼能給患者看？沒有病都得嚇出病來，有病都得嚇死。我說不至於那麼嚴重？她說，那不能借妳，主任要批評我的。我說，那樣，主任下班了，妳就借給我，我今天晚上不睡覺，我把它讀完，明天早晨主任上班之前，我一定還給妳，不讓妳挨批評。後來讓我給護士長磨得，她說，這老太太，那我就借妳看看。就把那本書借給我。我拿到病房以後，我一宿沒睡覺，把這本書看完。如果是按那本書裡說的，確實像護士長說的，沒病得嚇出病來，有病得嚇死。因為那本書裡所說的這個病，沒有一條是活路，各個路都是死路。我給護士長還書的時候，護士長問我：老太太，讀完了嗎？我說讀完了。她說什麼感想？我說沒什麼感想，我就像讀小說一樣把它讀完了。護士長都用那種眼神看著我，都不知道說老太太怎麼能這樣？看這樣的書還像看小說一樣。我說對，我就是像看小說一樣。

因為吃藥不服，打針不服。我住五十七天院，我就回家了，出院了。出院以後，我姑娘說：媽，我也不能眼看著讓妳等死，我還得找個地方給妳治這個病。我說：姑娘，別費那事了，這個病沒有

哪個地方能徹底治癒，能夠維持就不錯了。因為我的兩個學生，一個一九七四屆畢業的，一個一九七〇屆畢業的，都是這種病走的。當時他們得這種病以後，就維持了半年左右的時間，一個男孩，一個女孩，相繼都走了。所以我知道這種病的嚴重性。

當時我一九九九年得這個病的時候，因為我基本上從來不看病，所以我不知道我得的是這個病。儘管外貌已經非常明顯，那個體徵也非常明顯，我就是傻到這種分上，不知道去看病。後來是我一個老處長的老伴，到我辦公室去。我在寫材料，坐在椅子上，她站在我的背後，看著我的頭上那些厚厚的大嘎嘣，沒有幾根頭髮。她就說：哎呀，這都什麼樣了，怎麼還不去看看病？因為她的老伴和我對辦公桌，她就跟她老伴說，你能不能找個大夫給小劉看看病？後來她老頭就給我找了一個教授，是一個內科教授，到我家去給我看的。看了以後，我感覺到這個老教授人家看明白了，但是沒說。就跟我這個老處長說，沒事，挺好的，五臟六腑都挺健康；她這個皮膚病我看不明白，我給她推薦個人，明天帶去看看吧。他就給我推薦了一個大醫院的皮膚科的教授，剛從日本留學回來，他就給我開了個條，第二天早上，我姑娘就帶我去。

去了以後，往大夫跟前一坐，都沒化驗，大夫就說，紅斑狼瘡，系統性的。一聽這個名，那不正好和我那兩個學生的病是一樣的！我就知道了，這個病那特別嚴重了。當時我姑娘就哭了。我還說：哭啥！回家。那個大夫說，都這樣了，妳還想回家？趕快住院！我說，先不住院，我那個工作太忙，我沒功夫住院。大夫說，妳是要命還是要工作？我說最起碼工作我得交代交代。當時那天我沒住院，我就回家了。

回家，我姑娘說：不行，媽，我還得找地方給您看。當時聽說大慶有個醫院專門看這個病，整個車就給我拉到大慶去。當時人家

說，妳必須得做切片，來確診是不是這個病，說我這做不了，妳還得回醫大醫院去做。我就回醫大醫院，跟大夫說，大夫說這個病已經非常明顯，還用做什麼切片化驗？就是這個病，你就在這住！當時就給我按下住院。就在住院的頭一天，我還是正常上班的，雖然是當時我的身體已經很弱了。就從我家走到省政府，按我平時走路的速度，大概也就最多不過十五分鐘。這個時候，十五分鐘的路我都走不到。在省政府和我家之間，我還有一個辦公室，我就早晨上班，走到我那個辦公室，上午在那辦公；中午吃完飯，再到省政府去辦公，就兩個地方這麼倒著。要一次性從我家走到省政府，我就走不去了。就是這樣，我沒有耽誤一天工作。所以大夫說我太能拼命了。他說，假如妳要是在工作單位妳就不行了，那怎麼辦？我說，那該在哪走就在哪走，那有什麼了不得的！所以人家大夫都說，妳在對待自己這個問題上，妳是不是有點不負責任？我說我還覺得我挺負責任的。

就這個病，後來回來以後，我姑娘不甘心！說那哈爾濱治不了，我得帶妳到北京去治。我姑娘就帶我到北京去。當時是在寬街的中醫院看的，這個病是確定無疑，沒有錯。但是他只給拿十天的藥，要麼妳就得十天去一趟北京，要麼妳就得在北京長住。我說這樣不行，咱們沒有這個條件，還是回家吧。後來，有人給我姑娘介紹說，石家莊有個醫院治這個病。我姑娘又帶我到石家莊去。當時到石家莊看，這個病那是沒有什麼變化，就是這個病。他那是有中草藥，有中成藥。中草藥一個月的藥量是四袋子，就是裝大米的那個絲織袋子，一共是四袋子，是一個月的藥量。我和我姑娘倆扛回來的，扛到哈爾濱的。然後還有中成藥，這就是我在北京母女倆看了這個病，拿了一個藥，就是帶包包的。然後到石家莊又拿了四袋中草藥，還有中成藥，這一共是兩個月的藥量。回到哈爾濱以後，我

先吃那個包的，愈吃愈重。一個月下來，藥也吃完了，身上的病反應更強烈。然後第二個月就吃的那個中草藥，把這四袋子藥也都吃掉了，比第一個月還重。我說從現在開始，所有的藥一律停，就是這樣了。

就這樣了以後，也可能就這麼一個機緣，我的一個老同事就給我送去《大悲咒》。當時我不知道這《大悲咒》是幹啥的，她說妳在家沒啥事，妳就念。我說這個起什麼作用？我那個老大姐說，妳就別問起啥作用，妳就當消磨時間。我就想，我也不能上班，也不能下樓，那我就在家念。所以我就每天念一百零八遍大悲咒，大約是得兩個半小時左右，我一共念了半年多的時間。念了這個以後，我覺得起作用了，但是那個時候我不知道。因為晚上睡覺的時候，半睡不睡的時候，就覺得有人往臉上給妳抹一種東西，非常清涼。因為當時我臉就像那個很長很長時間沒下過雨的地，曬的七裂八瓣的，特別難受。他抹這個東西，我就覺得非常清涼，好像是帶潤滑似的。但是當妳睜開眼睛，什麼都沒有，妳再用手摸摸臉，還是那麼乾巴巴的難受，就是這樣。但過了一段時間，我臉上的那個斑它就逐漸逐漸的消失了。因為這個斑，當時滿臉都是，非常恐怖。給我看病那教授都說，他說得很客觀，意思是，妳生命能維持一段時間就不錯了，妳臉上這斑肯定是不掉了。我還跟人家開玩笑說沒關係，這麼大歲數了，反正也不找對象，它不掉就不掉！

我得這個病，那年是五十五歲，今年，這十一年了，我今年六十六歲。所以說本來是絕症，實際這種病，說通俗一點就是血癌。因為人的血液，據醫生講，是十八秒鐘在人體內循環一周。那我全身的毒都在血液裡，那你說這是不是全身都是毒了？所以這個病嚴重就嚴重在這。它這種病，不但是外貌非常恐怖，就是那個痛苦勁，一般人很難忍受。所以得了這種病，為什麼有好多人都承受不了，

甚至有的想自殺？那是因為我經歷了，所以我知道這種病的嚴重和痛苦，和對人身體上的折磨、心理上的折磨。妳沒法見人，因為你說我現在這個形相，你們想，就在我現在這個基礎上，再長五十斤，然後滿臉滿身滿頭都是那個斑和嘎嘣，你說這個人該是一種什麼形相？所以說這種病得了以後，很多人時間不長就走了。為什麼？一是病，二是恐怖，心理負擔太重。好在我看了那本書以後，我沒有心理負擔，我沒把死當作一回事，所以我的心情一直是比較快樂的。人家大夫都好奇，說這老太太，隨時面臨死亡，一天還那麼樂樂呵呵的，那麼高興，是怎麼回事？後來他們就研究我，為什麼老太太心態這麼好？因為那個護士長她對我非常好，她給我打點滴的時候，她哭了。我以為她挨領導批評，我說：護士長，妳怎麼哭了？護士長說：我哭妳。我就笑了，我說老太太還沒死，妳怎就開始哭我了？完了她說，我就想這麼好的老太太怎麼得這種病？我說那該得就得，就這麼的。所以說，我自己心態好，也影響別人。

你看我的學生。我一九六四年參加工作以後，是當老師。小學和中學我都教過，所以我的學生比較多。大一點的學生，一九七〇屆畢業的，比我也就小個五、六歲，六、七歲這樣。所以他們上醫院去看我，就四張床，認不出來我。你說我這個外貌該變化多麼大。我學生去看我，扒門瞅瞅，我聽他們說，沒有老師。我說老師在這。我學生進屋以後，到我跟前仔細的瞅：是您嗎，老師？我說是。他說這說話聲音像，這怎麼外貌一點都沒有那模樣？男孩、女孩都開始哭。我說哭啥？老師都不哭，你們哭！我說我教你們的時候，我教你們怎麼哭了嗎？他們說：老師，妳怎還開玩笑？我說：有啥不開玩笑的？就這麼心態特別好吧，所以這個病它還真好過來了。我又不吃藥，又不打針，回家就是念大悲咒，就把病逐漸逐漸的就減輕了，就好過來了。



後來，我是帶一個同事的同學去找給我看過病的教授看病。她得的和我一樣的病，她是大慶的，我倆還不認識。我那個同事給我打電話說：劉大姐，我有一個同學得的和你一樣的病，妳帶她去看看病。我說，行，來吧。我倆就約個暗號，在醫大醫院門前碰見的。我就帶她找給我看病的那個教授去看病。那個教授一看我特別驚訝，驚訝什麼？那個眼神，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說，好長時間沒看見妳來，妳還活著！就是這個眼神。那教授就直直的瞅著我。我說：教授，你是不是問我，妳怎麼還活著？那教授就笑了，他說：妳真創造奇蹟了，妳怎麼這麼長時間沒來看病？我真以為妳不在了。我說，我不但在，而且還活得挺好。然後他說，那妳臉上的斑怎麼掉了？因為就這個教授他說過，他說我臉上的斑不能掉。我說它自己就掉了，有人讓它掉它就掉了。他說：誰讓它掉的？我說，那不能告訴你，告訴你，你也不相信。就這樣，你說是玩笑嗎？不是玩笑，我沒法跟人家大夫說。後來，我跟他熟了以後，有的大夫問我：妳能不能告訴我，妳那個病怎麼好的？妳臉上的斑是怎麼掉的？我說：我可以告訴你，我既不能打針，也不能吃藥，這你們都是知道的，我就是念阿彌陀佛念好的。那大夫都很驚訝，說實在的，當時他可能不相信。但是現在，大家看，我就坐在你對面，是不是？我這個病，我老老實實的告訴你們，我就是念阿彌陀佛念好的。心誠則靈，我真是一片誠心，一句阿彌陀佛佛號就把我這個病念好了。

一九九九年到今年十一個年頭。我自己感覺，一年比一年好，愈來愈好。你看我，我跟大家不是開玩笑，我跟你們說，老法師是臘月二十八那天和我通了一次電話。通了電話以後，我真是沒有想把這件事情告訴誰，宣傳宣傳這個事。因為我的性格是比較內向的，我不喜歡張揚。我也沒把老法師給我打電話這事想成多麼了不得、了不得，我真沒有這種想法。我以為這個事情就過去了。結果初

一那天，老法師在網上講《華嚴經》的時候提到我。因為我家裡沒有網，我什麼都不知道。是一個佛友打電話告訴我的，說老法師在網上講妳。我說老法師講我什麼？他就把當時老法師講的那一段話給我學了一遍，我當時非常驚訝。我想，這老法師是說我嗎？我哪有那麼大本事！因為我和我老伴在家，我跟我老伴說，是這麼回事嗎？我老伴說，那我哪知道？這是初一。然後初三，有佛友就把網上老法師講的內容下載；下載了以後，就製成光盤，製成光盤以後就送到我家去了。當時我一看，老法師說，三天前和我通電話來的。我一想，這下糟了，這個我不想告訴大家，那老法師講了，大家要是看網的肯定都看到了，然後又製成光碟這麼一發，那肯定知道的人就愈來愈多了。

所以就是這樣，我從正月初四到現在，已經一個多月了。剛才我跟老法師說：老法師，你都把我講成名人了。又像二〇〇三年我第一張光碟《信念》，那張光碟出來以後，我家都熱鬧到啥程度？電話從早到晚不斷，來人從早到晚不斷，幾乎是吃不上飯；這次又和那次差不多，從初四到現在，我在家裡基本沒有正兒八經吃過一頓飯。有時候一天連一頓飯都吃不著，因為人不斷。要麼就把我找出去，要麼就上我家來，一波接著一波的，所以我沒有時間吃飯。我這一個月，前天我量量我的體重，比我春節前降了十斤體重。我跟我老伴開玩笑說，這回不錯，它自然還減肥了。我老伴說，妳本來也不胖，妳還想減。我說那它就減，我覺得現在這一個多月沒吃飯，把糧食都省了，人還苗條、還漂亮了。我這個人就是心比較大，喜歡開玩笑。所以你看，明明是一個絕症，我就沒有絕。

後面那個，我說兩死一生，我跟你們說，這兩死是怎麼個死法？第一死，就是死路一條。人家醫生、大夫、教授都說妳這個病我們研究不明白，人家都沒辦法了，那個書又一條活路沒有，所以我

面臨的就是死路一條。第二個死就是死心塌地。那我心就定了，反正就是死！那就老老實實的好好的念佛。所以，死路一條就逼得我死心塌地的念這句阿彌陀佛。我就兩個死換來我現在的生。這就是我要告訴大家我的「兩死一生」。現在當我面對你們的時候，你們看到的是一個真實我的時候，你們相不相信一句阿彌陀佛佛號救了我，使我一直活到現在，而且活得這麼健康、這麼快樂？所以我說：「絕症不絕創奇蹟，兩死一生是真的；醫學理論難解釋，一句彌陀綿密密」。這就是我要告訴大家的第一個題目，就是絕症不絕，兩死一生。我再一次告訴大家，我的病真真實實是念阿彌陀佛念好的。

我為什麼這次應老法師的邀請來到了香港？我告訴你們，我的性格是內向的，我十一年基本上不怎麼出門，我也不跑道場，我就是在家裡聽經、念佛。所以第一次約請我的時候，我記得是尤居士給我打電話，現在說起來都挺好笑。她這麼說的，她說老法師可能要給妳發邀請信，想邀請妳到香港來。我當時就說，我不去，你不了解我，我的性格特別內向，我多少年都不出門，我哪也找不著。我說現在老法師把我講成名人了，說不定熱鬧起來了，我還不太適應。你說，我都傻到這個分上，我就這麼回答尤居士的。實際我心裡就是這麼想的。現在因為老法師第二次約請我來香港，我必須得遵師命來香港。我也想和香港的同修們結個法緣、結個善緣，也讓你親自看到我本人，這樣會堅定你們念佛的信念，因為我們都是佛陀弟子。所以我想我要用我自己的親身經歷，給諸位同修們做個好榜樣。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。

第二個問題，我想講講順境和逆境的問題。人的一生總有順境，總有逆境。哈爾濱的同修見到我都說：劉居士，妳條件太好了，妳環境也好，妳人也好，妳各方面都好。我跟他們說，不像你們所

想的那樣。每個人的逆境，每個人的挫折，那個曲曲折折、坎坎坷坷的路，每個人都要經歷。我說我經歷的可能你們都不一定經歷，我所遭遇到的痛苦，你們未必經歷過。我給你們舉兩個例子，就說說我的逆境。

第一個例子，我的老伴是精神病患者。我們兩個結婚，今年是四十四年。我的老伴，我倆是怎麼結合的？因為我倆曾經是初中同學，高中同學。我老伴高中沒念完，他就進工廠參加工作，在工廠，他就得了這個精神病。因為我老伴是獨生子，他家裡只有父親和母親。得了這個病以後，他是到處跑，還專門往大野地裡跑；要是夏天，就得鑽高粱地、苞米地。為什麼？因為那裡面沒特務。你要見著人都是特務，家裡所有的玻璃鏡子，就是對外面的窗戶鏡子，家裡照人的鏡子，全都得用牛皮紙糊上。為什麼？看著鏡子裡的人都是特務，所以都得糊起來，他就病到那種嚴重程度。

當時我記得，我們同學在一起，我們班同學就說：素雲，咱們班妳最善良，明華得這個病，總得有人照顧，妳嫁給他吧！妳照顧他吧！當時立馬我就答應了，我說行，我嫁給他，我照顧他！我就到他家去了。我就跟他的爸爸媽媽說。因為他爸爸看了他半年，老爺子就得了高血壓病，就是爸爸和媽媽，你說還誰能攆他？誰能跟著他跑？精神病患者，他跑得特別快，一般人攆不上他。所以我就想，那我就應該照顧他。因為精神病人在街上我也看了好多，實在太可憐。所以我不想看到我的同學落到這種境地。我去跟他爸爸媽媽說，我嫁給你兒子，我照顧他，你們二位老人不要擔心。當時兩個老人都哭了，說孩子，我們不能眼看著妳跳火坑，他病到這種程度，連人都不認識，那我們不把妳坑了？我說總得有個人照顧他。所以我和我老伴就是這麼結合的。

我們倆結婚的那一天，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婚禮。我記得那時候

在飯店還不時興包多少桌，好像就一桌，也就那麼十幾個人，來表示慶賀慶賀。我出去買糖，我回來的時候是一種什麼景象？就是給我們主持婚禮的那個人，塞到桌子底下去了！當時大家都圍著這桌子大眼瞪小眼瞅著，誰都沒辦法。我說怎麼的？他們說明華把他塞桌子底下，不讓出來。我說為什麼？他說他是美利堅合眾國派來的特務，干擾婚禮，得把他塞桌子底下去。多虧那天他認識我，如果他那天要是不認識我，我也沒辦法。我就跟他商量，我說你今天認不認識我？他說：我認識，妳今天是我的新娘。我說你要認識我，你必須把他放出來！沒有他給咱們主持婚禮，咱倆是非法的，他是重要角色。他說他不是特務嗎？我說他不是特務。他問我，那妳是不是特務？我說我不是你新娘嗎？我怎麼是特務呢？那你倆都不是特務，那行。就這樣，把主持婚禮那個人才從桌子底讓他出來。結婚那天就是這樣。就那個時候，他一週大約能認識我一次到兩次；不認識我的時候，我就是特務，那就得審問我，妳是哪國派來的？妳執行什麼任務？妳的諜報機藏在什麼地方？妳得交代！就是這樣。所以我想就這樣的逆境有多少人經歷過？

比如說，我老伴治精神病吃的那個藥，有丸藥、有面藥、有湯藥。所有的藥必須得我先吃，我不吃他不吃，他吃他怕藥死。所以我倆是面對面坐著，我先把藥吃了，他瞅著我，過十分鐘左右問我，妳死沒死？我說我沒死。妳再吃。我再吃，又過十分鐘問我，妳死沒死？我說，你不看著我？我沒死。那妳沒死，我吃了。所以所有他吃的藥，我都得先吃。治病的那個大夫，還記得是一個老大夫，姓趙，他跟我說：孩子，這個藥妳不能吃。他說治精神病的藥，對身體是有副作用的。我說有什麼副作用？他說最起碼第一個副作用，妳會發胖的。我說那胖也就胖了吧，那沒辦法，我不吃他不吃。所以後來他的病能好到現在這種程度，我們同學、同事、親戚朋

友都說創造了一個奇蹟。我們同學在集會的時候，他們都說：素雲，妳一片真誠心，妳一片善良的心，感動了天和地。他說明華這個病能好到現在這種程度，太了不起了！我老伴現在的情況，基本上是正常的。他就是思惟和正常人還略有差別，其他的一切都正常。

所以我說，這個逆境算不算逆境？你過不過？四十四年來，應該這麼說，我老伴給我出了無數無數個難題。但是他曾經跟我說過：老伴，妳要是今生成佛，妳第一個要感謝我，是我助妳成佛的。我不給妳出這麼多難題，妳能成佛嗎？妳不是說不磨不成佛？我說對對對。所以我給他寫了一首詩，我說「我家大菩薩，名叫劉明華；今生來助我，我要感謝他」。我說：老伴，我給你寫首詩，你看看。他一看特高興，他說：老伴，這首詩我太喜歡了。我說：你喜歡就好，你真是咱家大菩薩。因為我是一個性格比較剛烈的人。我在家是老姑娘，爸爸、媽媽、我姐姐，就我們四個人。爸爸媽媽和姐姐都非常寵愛我，所以我在家裡沒有受到過什麼委屈。嫁了這樣一個丈夫以後，一下子生活環境就大改變，我不會幹的活我都學會了。他出了那麼多難題，他真是把我考成就了。所以今生如果我成就了，首先要感謝我老伴子，是他助我成佛的，我不能忘了他，他是我的大善知識！

這麼一個難關，一般人是很難逾越的，它不是一天兩天。不像朋友之間，好了，我多來往；不好，我少來往。這是丈夫，每天都要面對。後來，給我出的難題，我都覺得有點承受不了。我都跟他談，我說：老伴，你這個題怎麼愈來愈難？他說：妳念小學，我給妳出小學題；妳念中學，我給妳出中學題；妳念大學，我給妳出大學題；妳現在都要讀博士，妳都要上西方極樂世界了，那我不得給妳出考博士那個題嗎？我說對對對。他說：妳修行在升級，那我考試的題也得升級。我說老伴，真是謝謝你，但是你可知道，你這個

題的難度可真是實在有點大。但是現在我可以坦然的告訴大家，我過來了。這關我一個一個都過來了。所以我現在，我真真切切的體會到學佛的快樂。所以說學佛是人生最高享受，念佛是人生最大快樂。我真是切身體會到了，我非常感恩佛菩薩的慈悲，讓我這一生能夠走這麼一條曲曲折折、坎坎坷坷的路，最後我能夠回家。這是我要給大家說的第一個例子。

第二個例子，比如說我這個要命的病，你說好過嗎，這關？不好過！我也曾經有過失望、有過灰心，不是說一點曲折、一點波折沒有。我這個人比較實在，我跟大家說的都是實在話。因為什麼？有家庭的問題，是不是哪一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？當我得這場重病以後，我就想我自己能不能把這個家支撐起來？因為老伴是這種情況，那這個家要靠我支撐。所以我就想，這個壓力對我來說實在是有點大。因為當時我行動都很困難，我躺在床上，我翻不了身；我要翻身，我得坐起來，臉轉過來再躺下；要再翻那面，我還得坐起來，再轉過去再躺下，就是這樣。比如說做飯什麼的這些活，我都照做不誤。那個手雖然不太好使，但是反正笨笨磕磕的還得去辦，還得去做。就這樣，這些年，我經歷了這樣的逆境，我闖過來了。我就像跳障礙似的，我一個障礙一個障礙的都跳過來了。現在我離我的家門愈來愈近了，那個家門就是西方極樂世界，我真正的故鄉。我覺得我離家愈來愈近了，所以我的心非常定、非常坦然。這是我要講的第二個問題，就是順境和逆境。

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問題？因為佛友們，我們在一起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，有很多佛友就是順境高興得不得了，逆境又痛苦的不得了，這兩樣都不行。順境，你也不要高興，都要穩穩當當的；逆境也不要灰心喪氣，也要穩穩當當的，你都把它當作平平常常的事情去對待它。順境你過去了，逆境你過去了，你這兩關都過了，你才

能回家。如果你順境過不去，你也回不了家，逆境你過不去，你也回不了家。

再一個問題，我要給大家講個什麼問題？就是學佛的人要拓開心量，要心量大。這是我這十一年有病在家，念佛聽經聞法的一個體會。我是這麼想的，人不是說「心大量大法才大」。如果你心量很小，你的量必然是小的，你就那個法也小。所以這個我真是體會到了。原來，我一個是性格比較剛烈，另外我的心量不大，遇到什麼事容易想不開。這場重病，我在家聽經聞法念佛，我明白了好多道理，我覺得我的心量拓開了。現在這些年，我把我自己捨掉了，我把我自己交給阿彌陀佛。我剩下的時間不給我自己，我都交給阿彌陀佛。我這個肉身就是為眾生來辦事，為眾生來服務，什麼時候這個人世間沒有我的任務了，阿彌陀佛說妳該回家了，我就高高興興回家。如果說這個人世間有些事還需要妳繼續辦，那好，我就留下來，老老實實的繼續為眾生服務。我就是那麼想的。所以人不自私、不自利，你那個心量就會愈來愈大、愈來愈寬。這真是我的真實感受。

有的佛友說，我家如何如何，我如何如何，我孩子如何如何。比如說，要上我那去，有的佛友說，劉姐，或者有的管我叫劉姨，妳能不能念佛給我們家誰誰迴迴向？我就笑了。我說，你怎麼就想著你家的誰誰？她說，那妳早晨念佛的時候，妳怎麼迴向？我說我從來沒給我家任何一個人單獨的迴向，我迴向就是給虛空法界一切苦難眾生。我覺得無論是你家人、他家人、誰家人，還是有形眾生、無形眾生，全都包括在內，虛空法界一切苦難眾生。當你想到這些眾生還在苦難當中的時候，你就會想我應該怎麼做，我不應該怎麼做。現在我覺得，我沒有我自己，我餘下的時間全都是交給阿彌陀佛，全都交給虛空法界一切眾生。他們需要我辦什麼，我就辦什



麼。甚至有一次，佛友跟我開玩笑說，劉大姐，如果就是現在阿彌陀佛站在妳身邊說，妳該回家了，妳一點也不打怵？一點也不猶豫？妳都安排好了？我說這個機緣我絕對不會錯過！如果現在阿彌陀佛說妳該回家了，我都不會等一秒鐘，立馬我跟阿彌陀佛回家，我這個決心我是下定了。現在，我給我自己定了一個目標，我三年一定要成就自己。這個成就就像我剛才說的，需要我回家我就回家；不需要我回家，需要我在這個人世間再繼續做一些事情，也沒有什麼妨礙，我就繼續在這個人世間，繼續為大家做事。

如果說這個心量要不拓開，人，你要是以我為圓心，以自己為半徑，你畫個圈，你把自己圈到這個圈裡，你很難很難跳出去。就像那個井底之蛙一樣，你看到的就是井那麼大的一塊藍天，你不知道井外面的天是多麼廣闊。所以我告訴大家，跳出自我那個小圈子，畫一個虛空法界眾生的大圈圈，然後你的心量就會拓得非常大非常大。你們體會體會，當你什麼事都為自己著想的時候，這個事你覺得不如意，那個事你也覺得不如意，好像都不順心，你會生活在煩惱當中，生活在痛苦當中；可是當你跳出這自我的小圈子，你的身心全都是為眾生服務的時候，你做的每一件事，你自己都會感到非常快樂。所以你們看我現在為什麼能活得這麼快樂？就是把我捨掉了。我想捨掉小我，你得大我；捨掉了大我，你就得無我。如果你把無我再捨掉，你得的就是大自在。當你得到大自在的時候，你就品嚐到學佛的享受和念佛的快樂。這是我真真切切的自我感受，我都如實的告訴大家。這是我講的第三個題目。

你們看我現在面對你們，我既沒有題綱，也沒有發言稿，真是這樣的，我就是隨機說。不是說我有什麼本事，我有什麼能力，是十方諸佛菩薩加持。這麼多場次，我在哈爾濱，他們請我去講，我全都是沒有題綱、沒有稿，到哪都是這樣的。他們讓我準備，說妳

拉個題綱，妳準備個稿，我說難為我，我準備不出來。我剛才見了老法師的時候，我還跟老法師說，我現在大腦還是空白，我還不知道今天講什麼。老法師笑了，那到時候就知道講什麼了。所以我坐在這面對鏡頭，我現在給你們講的，真不是我準備出來的。

所以我說什麼叫真學佛，什麼叫假學佛，我給你們說幾個標準，你衡量衡量。第一個，你學佛學到現在，你是愈學煩惱愈少，快樂愈多，還是學到現在煩惱還是那麼多，沒有品嚐到學佛的快樂？這是一個很根本的衡量標準。如果說我學佛，我正在念著佛，我磕著頭，我讀著經，但是我煩惱還照樣多多，那你得反省反省，你是不是學佛有點學不對勁了？路沒走對，得趕快糾正過來。如果現在你覺得，我一年比一年輕鬆，一年比一年快樂，你學佛學對了，你體會到了。我不知道什麼叫法味，但是我覺得那種快樂我現在嘗到了。咱們在座的各位同修，你們品嚐到這種快樂了嗎？如果品嚐到了，繼續努力，這條道是走對了。如果愈學愈煩惱，那趕快反省反省，把那個走偏差的地方給它糾過來。

再一個就是，你的信念是不是愈來愈堅定，還是左右搖擺？老法師講我講了那麼多次，我沒有完完全全都聽到，因為我家沒有網。有的佛友把製成的光碟一部分拿給我看，我剛才說了，我沒有老法師講的那麼好，有的時候我也覺得非常慚愧。在這個時候，老法師把我推舉出來，說我是大家的一個好榜樣，我真是不敢當，我沒有做到那種程度。如果說我有什麼值得你們學習的，我告訴你們，你們就學我老實就行，我念佛真是老實。這我不是在你們面前自誇和吹牛，那三個我做到了，就是「不懷疑、不夾雜、不間斷」，這三個我做到了。我一點懷疑沒有，我也不間斷，我也不夾雜，我就是這一句佛號老老實實念下去，我就相信我今生一定能夠成就。所以這個學佛的路上曲曲折折，但是一定要堅定這個信念。

如果我們學佛是走形式，我說現在學佛有幾個誤區？一個誤區，就是有所求。求什麼？第一個，求眼前點切身利益。比如說，孩子上個好學校，找個好工作；或者是做點小買賣，發點小財，這就求眼前點切身利益。第二個層次，求點人天福報。如果是帶著這樣的求去學佛，今生不能成就。求什麼？就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求生淨土。如果說帶求字的，我現在就這麼一個帶求字的，我其他一無所求。老法師說「人到無求品自高」，你得提升自己的境界。這個境界是怎麼提升法？在你學佛、念佛的過程當中，你要不斷提升自己的境界。當你提升自己境界的時候，你就會感覺到，你學佛在進步，你會有感應的。這個感應絕對不是神通。

我告訴大家，因為我是屬於一個傻乎乎的老太太，我非常單純。我今年六十六歲，按老法師說的，六十六歲，在老法師那還年輕。所以那兩天我講的時候，我跟大家說，我是一個六十六歲的年輕老太太，真是這樣。你們看我已經六十六歲了，但是我的心、我的思惟可能和兒童差不多，我特別簡單。我能簡單到什麼程度？比如說，我上我們哈爾濱極樂寺，我回家的時候，我可以把車坐反，我坐到那面去了，下車一看，找不著家，這是哪兒？這不是我家。我在哈爾濱住了多少年，我一九五四年搬到哈爾濱的，到現在多少年了，沒有幾個地方我能找著。現在我給他們叨咕叨咕，我說我就能找到省政府，因為那是我上班的地方。再有，我現在能找到極樂寺。我跟他們開玩笑，我說第一次領我同學去極樂寺，去給那個極樂寺的師父辦一件事。我把車下錯了，下車一看，我就跟我同學說：糟了，這不是極樂寺，極樂寺怎麼搬家了？我同學說，頭幾天妳不是說還來過？我說來過。她說那不至於這麼兩天極樂寺能搬家吧？我都能簡單到這種程度。

比如說前兩天我在哈爾濱又弄了個笑話。我一個老大姐給我弄

了一張坐車的卡。她說：素雲，妳拿這個卡，妳上車就不用老準備零錢了，妳拿這卡就可以了。我那天和一個佛友上一個道場去，他們約請我去。我就跟這佛友說：小刁，這回我有卡了，咱倆就不用準備零錢，妳在我後面，我在前面按這個卡。我拿著這卡就上車，一按按錯地方了。我自己還緊著勁兒說，它怎不響？因為那個卡要按，它不就響一下嗎？我按錯地方了，我按哪兒去呢？就是投幣的那個東西，我往那上按，那它能響嗎？人家那邊那個東西是按卡的。就是這樣的笑話我是層出不窮。所以我剛才跟咱們尤居士說，我很少到道場，道場的規矩我可不懂，我到你們這來，我需要做什麼，我應該怎麼做，你們可要告訴我，要不我又得鬧笑話。真是這樣的，我思想特別單純。

你們看我現在，就今天來香港這一身打扮，都是我來之前，佛友給我打扮的。就是包括衣服、鞋，這裡裡外外全都是她們給我現弄的。我說你別給我整新衣服，新衣服穿上我出不了門，我不得勁兒。所以他們給我說，盡可能給妳拿舊的。你看裡邊這衣服，外邊這衣服，都是我佛友今天現給我打扮上的。你說我簡單到什麼程度？我從來沒想自己生活應該怎麼安排，我應該穿什麼衣服，我應該吃什麼飯，我從來沒想過。所以這個學佛，如果你要是太複雜，想的事太多了，你就沒有地方裝阿彌陀佛。我就給大家舉個例子，就像一個玻璃容器，怎麼看它都是透明的，你要是裝的都是阿彌陀佛，你怎麼轉，看它也是阿彌陀佛，非常清亮。你要這邊揀點垃圾放裡了，那邊揀點垃圾放裡了，那你這個透明的容器它就亂了，它也不透明了。就和我們學佛的人這個心一樣的，你要保持你的心是清淨的，這樣你學佛才能學透徹、學徹底，你才真正能夠達到學佛的那個境界。

我告訴大家，我學佛比較老實，就是這十一年，我沒有別的什

麼高招，我就是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。我給你們說說我的日程安排，我沒有什麼早課、晚課，就是人家一問我：妳早課怎麼安排，晚課怎麼安排？我都如實告訴大家，我沒有什麼正規的早課、晚課，那都沒有。我是每天早晨兩點鐘起床，我早晨起的比較早，起來我先拜三十二觀禮；拜完三十二觀禮，讀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然後剩下的時間我磕頭。我原來是每天早晨磕四個小時的頭，一邊唱佛號，一邊磕頭。我現在是在家裡磕，大約是一個小時左右，然後我上外面去繞佛。因為我家住在開發區，我現在是每天早晨繞著我們住的那開發區繞佛，兩步一句阿彌陀佛，大約是要一個多小時的時間。這樣早晨繞完佛回來，做飯收拾屋，就我老伴我倆，非常簡單，吃的也簡單。收拾完了以後，大約也就八點鐘左右。八點鐘左右，我老伴喜歡看電視，他看電視，我不干擾他。我進屋裡看我的光碟，他也不干擾我。

如果這一天沒有什麼客人、同修來，我就坐那看光碟，可以連著看五個小時、六個小時、七個小時、八個小時，我都可以不動地方，就看進去了。如果是來佛友，那我就把時間讓給他們。反正我的特點就是，對每個人我不分別，我很真誠。

我再給大家說，學佛學到一定的程度，有沒有感應？我告訴大家，有感應。這個我剛才說了一句，絕對不是神通，我不懂神通，我也從來沒追求過神通。但是現在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就是說可能好多事，你們不知道，我知道。一開始我不知道怎麼回事，因為它不是我想出來的，我不會編瞎話。好多事情經過驗證，都百分之百準確。我那時候都單純到什麼程度？我們辦公室是機關單位，和工會合署辦公，一共四個人，三個男同志，就我一個女同志。我那個時候，我怎麼給你們形容這種感應？我就用土話說，它就自己冒出來的，我沒琢磨。你們想想，我工作量特別大，我可忙可忙了。我

的主要工作是寫文字材料，那大材料一個接一個，有時候都壓得你透不過氣來，我哪有功夫琢磨那些事！

我給你們舉個例子。比如說，我就知道阿拉法特怎麼怎麼回事，克林頓怎麼怎麼回事。我當時都納悶，這個克林頓的事和阿拉法特的事，和我有什麼關係？還說國內誰誰如何如何，誰誰如何如何。這就四條新聞，兩條國際的，兩條國內的，具體新聞我就不跟大家報告，保密。我上我們辦公室，我報告了。我一進屋，我就說：諸位哥們，我給你們報告國際國內新聞。人家那三個同志就瞪眼聽我報告新聞。我就說，第一條，阿拉法特如何如何；第二條，克林頓如何如何。第三條、第四條，兩條國內的報告了。說完了，那三個同事問我，這是哪個廣播電台廣播的，我們怎沒聽著？我說劉素雲廣播電台廣播的。那個時候完全都當笑話，哈哈一笑就過去了。以後就好多事，後來有人告訴我，妳別傻呵的，那天機不能洩漏。我說啥叫天機？他說有些事那就是天機。我說，那也沒告訴我說哪條是天機不讓我說，哪條不是天機讓我說。那乾脆妳就別說了。所以後來他們一問我，今天有什麼新聞報告？我說沒有了，天機不可洩露，我不能報告了。我就能單純到這種程度。就是到現在為止，我還是這種感應，就是自己往外，就像那個，我給大家舉個例子，就像是那個溫泉。我曾經上過興城去療養，它那地方有溫泉，那溫泉池子裡有冒泡的地方，咕嘟嘟咕嘟嘟往外冒泡，我這種感覺就和那個差不多。但是不一定非常貼切，它自己就冒出來了。你們不知道的事，我就知道了。

一開始不知道怎麼回事，如果不經過驗證，那可能就過去了。偏偏有的事，一件一件的全都驗證了，而且一點誤差沒有。他們就開始研究我，說妳怎麼回事？誰告訴妳的？我說我不知道，我也聽不著聲，我也看不著圖，我也沒有影，反正我就知道。我姐就問我

：小雲，妳聽著誰告訴妳的？我說沒有。她說妳看著什麼圖了？我說也沒有。她說那妳怎麼知道的？我說，那我說不出來，反正就我知道。我姐說那我怎不知道？我說：那妳怎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怎知道的，我也不知道；反正我就知道，就你們不知道的事我就知道。這就是一種感應。後來我聽老法師講法的時候說了一個詞，叫「至誠感通」。我想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至誠感通，反正我心倒是挺誠的。到現在為止，在我印象當中，我好像不會說謊話，我不打妄語，我淨說真的。

我那天講的時候，就給他們舉了一個例子，把大家都笑得夠噲。我在我們居士林講，我給大家舉個例子，我講真話都講到什麼程度？我調到省政府以後，和我們三位領導一起出差到齊齊哈爾去，搞調研。我們四個人坐在火車上沒啥事，那就打撲克消磨時間。一個是祕書長，兩個是處長，就我一個小兵，就我們四個打撲克。我和柳處長打對家，打升級的，祕書長和方處長對家。第一把不得亮「3」嗎？我運氣好，第一把我就抓個3，抓個3我就亮了。亮了以後，這個莊就是我的，然後我把底下那六張也拿起來，把沒用那六張扣下去了，我就開始出牌了。開始我就出浮。祕書長就問我說：小劉，妳有大王嗎？我說沒有大王。他說，妳沒有大王，妳是莊家，妳怎麼不調主？我說，那大王不是在柳處長那嗎？就指我對家。這柳處長就急歪了，說我沒大王，別聽她瞎說。祕書長說：老柳，你別說，讓小劉說，她不撒謊。小劉，妳說，怎麼知道大王在老柳那？我說剛才抓完牌，他拿腳在底下踹我一腳，我理解，他就告訴我大王在他那，所以我就不調主。我要調主，不把他大王給調下來了？那我就得出浮。這柳處長還不承認，說沒有沒有，我沒有大王。祕書長說，你別吵，咱出到最後，看看那王在誰手上出？那肯定是在柳處長那。最後牌都出完了，那大王就露出來了，這不就在

柳處長那嗎？祕書長說：怎麼樣怎麼樣，你看小劉不撒謊吧！那大王就是在你那。後來柳處長說：從今以後打撲克，我再也不會跟小劉打對家了，這也沒有說大實話能實到這種程度。他說了一句什麼？他說不是耍錢鬼、耍錢鬼，那這玩撲克還那麼較真？我說你耍鬼，你跟別人耍，你不要跟我耍，我不耍鬼，我打撲克我也是真的，就能真到這種程度。可能在你們周圍大概找我這樣實實在在真誠的人，不怎麼太好找吧？我都有點傻氣。所以有人說，你看這老太太是不是有點傻冒？你說她怎麼能天真到這種程度？我真是天真到這種程度。

我的學生和我在一起聚會的時候說：老師，幾十年過去了，妳的社會經驗沒增長一點，妳和教我們的時候一樣。我說我教你們那時候，怎麼教的？你們給我學學，我都忘了。我學生給我舉個例子，說老師，妳接我們班的時候，就在黑板寫了一個字。我說我這老師的水平也真太夠嗆了，一個教語文的老師，第一堂課就教學生一個字，滿黑板寫一個字，我說我寫的什麼？我學生告訴我說：老師，妳就寫個人字。我說那我教你們怎麼做人，是不是？他說對，老師妳那一堂課就說這一個字，人，人是怎麼回事？這兩筆是怎麼支撐的？人的一生應該怎麼樣度過？應該怎麼樣做一個真正的人？我們第一堂課接受您的教誨就是這個人字。

我說你們都幾十年過去，還記得這麼清楚？他說，老師，那印象太深刻了，那個人字就像印在我們腦海裡一樣。他說：老師，妳那時候告訴我們怎麼樣做一個善良的人，一個真誠的人，我們當時不太理解。那時候他們還不太大，基本上還是孩子。他說現在我們逐漸理解了，當我們走上社會以後，我們就體會到老師告訴我們的話是對的。但是我們在實踐當中有好多行不通，我們按照老師告訴我們的去做，我們就吃虧，佔不著便宜。我說這就對了，我教給你



們的都是吃虧的那個主意，沒有教給你們佔便宜的主意。包括我的孩子都說：在我媽的教導下，一個傻媽媽教出了兩個傻孩子。我一個姑娘一個兒子。我就告訴他們：別的，媽不會教你們，我就教你們一定要做一個好人，吃一百次虧，不要佔一次便宜。我告訴他們，我說老法師說，你人生能活百八十年頂多了，你就拿一百歲來說，你吃一百年的虧，最後你作佛去了。老法師說，你佔大便宜了！我說，你要佔便宜得佔這個大便宜，別佔那些小便宜。你佔那些小便宜，實際上是吃大虧。孩子們理不理解，那就看時間了，我覺得慢慢他們會理解的，會走上學佛這條道路的。

我剛才給大家講的這個題目的中心就是至誠感通，不要去求，求是求不來的；你求來的東西是假的，很可能著魔。所以我告訴大家，不要求，你就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。如果你們要信我的話，真正的老老實實念這一句阿彌陀佛，你會有感應的，佛菩薩會分外的關愛你、垂愛你。我就覺得我現在就像佛菩薩的一個小嬌孩似的，好像我周圍有無數無數個菩薩在關愛我，我到哪都那麼快樂，我到哪都那麼有人緣。不是我人好，我覺得真是十方諸佛菩薩在加持我。我現在每天早晨，我在拜佛的時候，每當我這頭一磕下去，我的手心這麼一亮，手心手指頭全都是放電。我真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問別的佛友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？他們說沒有。我不知道我這種感覺是一種什麼感覺，那種感覺就是手放電，有時候甚至覺得妳全身都在放電，就是感覺，但是我看不到什麼。所以說至誠感通，那就是怎麼來的？是你的真誠心感召來的。你什麼樣的心感召什麼樣的東西是不一樣的，你善心，你感召來的一定是善的；你惡心，感召來的一定是惡的。

我這個人好就好在我比較善良，我自己怎麼苦、怎麼難都可以，我看得不得別人苦、別人難。就因為這個，也曾經弄過不少笑話，

有的人甚至批評我、挖苦我。我當時還不太理解，怎麼能這樣？我給你們舉個例子。比如說，一九九一年，團中央發了一個號召，希望工程，就是救助那些念不起書的孩子們。我沒有什麼崇高的境界，我當時是從《人民日報》上看到的，它那有一個表，說如果你要是想救助這個困難學生，你就填這個表給團中央發回去，然後團中央就給你分孩子。我看了以後，我就填了兩張表發回去了，我就要兩個孩子。因為我得掂量掂量，我那時候的工資是九十一塊錢，我沒記錯的話，好像不是九十就是九十一塊錢，那時候是一九九一年。我想我供兩個孩子大概還可以。所以我把表寄回去以後，團中央就給我分了兩個孩子，這兩個孩子都是湖南的，一個男孩是漢族的，一個女孩是苗族的。分了這兩個孩子，當時是讓每個學期給寄二十塊錢學費。我第一次寄的時候，是給這兩個孩子各寄二十塊錢學費。第二次我就覺得不行，二十塊錢好幹什麼？所以我就給他寄五十塊錢。後來我想五十塊錢也不一定夠，我就給他們寄一百塊錢。然後這兩個孩子就又增加到五個孩子。怎麼增加的？這個男孩的弟弟又上學了，也供不起，我說我供。女孩的兩個姐姐考學了，還念不起，我說一定要去念！一個偏遠山區的孩子能夠考學考出去，多麼不容易！這個機會太難得了！我說一定不要錯這個機會！妳們姐三個我都供。所以這一面是姐三個，那面是兄弟兩個，我就供這五個孩子上學。這件事，我們單位任何人不知道，我家裡也任何人不知道。因為在我的思想當中，我沒把它當個事，也沒想這個事我應該告訴誰，所以就我自己知道。我到時候就給這五個孩子寄錢。這是一九九一年開始。

五年以後，我們單位發現了這件事情。怎麼發現的？我出差，沒在單位，這孩子給我來的信，因為小孩他寫那信就歪歪扭扭的。我的老同事一看，說她家在湖南也沒有什麼親戚，沒聽她說過，這

誰給她來的信？拆開看看，就把信給我拆開了。拆開以後一看，孩子們說的是這件事。因為孩子們有的管我叫阿姨，有的乾脆就管我叫媽，就這樣的，我說這只是一個代號，你叫啥都行。所以我們單位這個老同事一看，這種情況就給我匯報上去。匯報，我們委領導就把我們機關黨委書記批評了，就說機關黨委為什麼這麼大的事你們不掌握？機關黨委書記說，她自己都沒說過，我們怎麼能知道？這也真是這麼回事，我真是沒說過。這機關黨委書記就不是那麼太高興，挨批了。後來就跟我說：素雲，妳說在咱們委，妳窮嗖嗖的，也不是什麼富戶，有錢的人比妳多著，幹嘛妳窩窩頭翻跟頭一顯大眼！妳供什麼學生？當時說的那麼一瞬間，我心裡很不高興。因為什麼？我不是什麼窩窩頭，我也沒想翻跟頭，我更沒想顯大眼。我五年都沒跟任何人說，叫你們把信拆開了，你們知道了，那還怨我嗎？但是我跟誰說去？後來我一想，算了，人家挨領導批評，人家給妳發發牢騷，發發牢騷吧。所以我該怎做我還怎做。

我當時出差回來，我一回到我們單位，我就看他們怎麼看我的眼神都不對？看我是什麼眼神？就那樣事瞅我。我到我們辦公室，我們辦公室那個文書，手裡拿著一疊打字的，就這麼舉著：劉姨劉姨，向妳學習。我說什麼向我學習？我一看那個題目是《向劉素雲同志學習》。我就拿過來，我說這幹什麼？這時候我還不知道。我一看，我說誰把這事說出去了？他們說看妳信看到的。就這樣事，就這個事，後來就是暴露出來，就是這麼暴露的。這我們單位人就知道了！我家人不知道。後來我們單位的人上我家去，就說起這件事。我老伴不是有毛病嗎？一聽以後，氣得夠嗆。我老伴說：這麼大的事，妳就敢自己做主，也不和我們商量商量，妳都寄了幾年了？一九九一年開始，五年以後他才知道。我不會撒謊，我告訴他，我說寄五年了。他說以後還寄？我說以後也得寄，一定要把他們都

供到畢業。要不他中途會輟學的，念了一半不念了，多可惜。我說你看五個孩子都是農村的孩子，他們能上學太不容易了。咱們拿出這一點錢，對咱們來說可能不算什麼，但是對孩子來說，可能就會改變他一生的命運，那我們為什麼不做這樣的事？

別人也說，說妳有多大能力？妳看人家有能力的人未必幹這樣的事。我說別人我不知道，我也沒想我要怎麼顯我自己，或者怎麼回事，我也沒想要名，也沒想要利，我就想著孩子困難，我能拿出這點錢。我說我要是有很多很多錢，那我就不是供五個了，那我供五十個、五百個、五千個；我沒那麼大能力，所以我就供這五個。一直到二〇〇四年，到現在，我和他們不通信了。我有病，我沒告訴這幾個孩子。到現在為止，這五個孩子，我一個都沒見過。好幾個，四個差不多都成家了，最準確的是三個成家了。這個事，我現在跟大家說，就是說有些事，不是說你心裡想顯示自己，你覺得這個事應該做，我就去做了。做了以後，可能受到了一些非議，我想沒關係，是不是？至於說你如何如何，你自己不了解你自己嗎？你知道你自己的心是怎麼想的。如果你要是想顯示自己，那當時你自己就會到處去宣傳了。

你看，一九九一年，我請了觀音菩薩，我可是到處去宣傳。我上班以後，我恨不能讓我們單位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家請觀音菩薩了。後來我那個詹大姐說，妳別傻呵呵到處宣傳，妳知不知道妳是幹什麼的？這個工作單位、工作環境，妳幹的這工作性質，允許妳這麼宣傳嗎？我說：這麼好的事，幹嘛不宣傳？我請了觀音菩薩以後，我覺得可好可好了，我就想讓大家都知道。我說這個事我可以宣傳，但是我供孩子念書這個事，我根本就沒想宣傳。

後來，一九九七年，有個很好的機會，就是國家在湖南召開會，正好應該我去參加會。這回我心裡暗暗的高興，我說這回我有機

會去看看這幾個孩子。我就跟我們主任說，湖南這個會這次是不是決定讓我去了？我們主任當時給我潑了一瓢冷水。我們主任說：不行，素雲，工作離不開，派別人替妳去開。我說：主任，就這個會，我求求你，你讓我自己去開，以後我上哪開會，你都可以派別人去替我，我說這一會你別替我，行不行？我們主任說：不行，現在工作這麼急，妳要出去開個十天八天會，這個工作誰整？我說：你都給我留著，我回來幹行不行？那也不行。就這個機會我就錯過了。所以從一九九一年到現在，這五個孩子，我一個都沒見過。

那次是柳處長上湖南去替我開會。他在臨走的時候，因為這個事不是已經暴露了嗎？就是這柳處長拆了我的信。我說你得將功補過，我說這次你上湖南去替我開會，你替我去看看這五個孩子都怎麼個情況。柳處長去了，去了以後，他和那個湖南團省委聯繫的，因為這是團中央搞的活動，他就和湖南的團省委聯繫。團省委派人專門找這幾個孩子，把那個男孩找到了。這個男孩和這個男孩的老師和他的父親一起去看我們柳處長，到柳處長住的這個賓館。柳處長回來跟我學，哎呀，當時我太難受了。他回來怎麼跟我學？他說：小劉，你這五個孩子真是沒白供，太困難了。我說：怎麼的，你跟我學學。他說，這個男孩他爸來的時候，穿的一個就是短袖的小白布衫，是現管別人借的，穿的那個鞋甚至都要露腳指頭了，就這樣一件衣服，還是為了來看柳處長現借的，穿的那樣一雙鞋。柳處長說進屋就給他跪下了，說謝謝恩人。柳處長說：你謝錯了，不是我給你孩子寄的錢，是我們小劉給寄的。這個男孩他爸說：我知道、我知道，因為我有恩人的照片，但是你來了，你就是恩人，我就得給你磕頭。柳處長就跟我這麼學的。我說那他家靠什麼生活？柳處長說兩樣，一個是種白菜，一個是燒炭。冬天就是燒炭，夏天就是種白菜，就靠這個維持一家的生活。他家是四口人，爸爸媽媽、

兩個孩子，他媽媽是病號，沒有勞動力，就靠他爸爸自己勞動。所以我就想，對我來說，可能我不屬於那富戶，但是我要和他比起來，我要比他富的多得多，我生活沒有困難到這種程度。所以我到現在為止，我對供這五個孩子，我無怨無悔，儘管我沒有見到他們，我也比較惦念他們，但是我一點也不後悔。我想如果機緣成熟了，說不定哪一天我會看到他們的。

為什麼二〇〇四年以後，我不再給他們通信了，我也不給他們打電話了？因為那個時候我的病比較重，我不想讓他們替我擔心。我告訴他們，只要你們都生活得好，我就會生活得更好，你們快樂就是我的快樂。將來你們長大成人，不要忘了，一定要用你們的學識報效祖國，報效人民。我說是祖國和人民把你們養大的，要報自己父母之恩，父母這麼難供你們上這個學。那個苗族的小姑娘，她家是八口人，爸爸媽媽、六個孩子，五個女兒、一個兒子。這要是供三個學生，那肯定是供不起的。現在這幾個孩子都出來了，有搞醫的，當醫生，有的是中學教英語的老師。咱們花那點錢支持他一把，值不值得？我覺得值了。儘管我的工資不高，我拿不出去多少錢，但是我覺得我盡力了。我心裡就現在想起來，我都覺得是一種安慰、是一種快樂。所以我也希望我們所有學佛的人，所有有愛心、有善良之心的人，如果遇到這樣的事情，能伸出你們的雙手，幫他們一把，這樣幫助孩子們改變他們的命運。我給大家說這個事情，絕對不是要炫耀我自己。我就通過這樣的事情，告訴我們大家，什麼事我們應該去做，什麼事我們不應該去做。反正關於享受，怎麼為自己打算，我是從來沒有打算過，我也沒有享受過。

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們，我給大家舉例子，你們如果聽了我二〇〇六年和今年講的光碟，我不知道在哪片碟，我舉了這個例子，我說我一點積蓄沒有。我現在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就到現在為止，我

一點積蓄沒有，這可能在一萬個人裡大概也找不出來幾個。有的佛友說，妳得弄點過河錢。我說什麼叫過河錢？說妳走的時候，那就把妳發送出去，那不還得錢嗎？我說這個我沒想過，我真沒想過。結果就那種感覺，我說它自己就湧出來的那種感覺。我就知道，就告訴我那四句話，就是說，「我有蓮花台，何須過河錢；一心為眾生，彌陀來安排」。我是為眾生服務的，我由彌陀來安排。所以我從來不為我，過去我沒為我自己操過心、想過事，現在我也不為我自己操心想事，今後我也不為我自己操心想事。我把我自己交給阿彌陀佛，交給眾生，我自己的事和眾生的事它是一體。因為我聽經我聽明白了，我和眾生是一體，所以我的事就歸阿彌陀佛來安排，這有多自在。

我說我現在沒有積蓄，你們看我那個碟，我給你們舉那個例子，這是真實的，不是虛構的。我就找出了那麼一張存摺，是我的名。我自己非常納悶，我不知道我哪來出了一張存摺？後來我一看，是省政府後面那個儲蓄所的。我就想起來，是頭幾年，我弄這個存摺攢錢，每個月開支往裡攢錢。幹什麼呢？買房子買斷。我們公家分的那個房子，你需要買斷，要繳現金，我就用那個摺攢的錢繳這個錢。後來攢夠了，把錢繳上去了，剩下這個底兒，我就忘了。現在我從櫃裡收拾櫃，把它看著了，我就非常納悶，不知道哪來一個存摺，還是我的名。最後我又想起來，就這一個，這一共多少錢？我跟我佛友說，我有一張存摺。他們大眼睛瞪著瞅著我，就想聽下文。妳有多少錢？我不說，我撐著他們。待會撐不住了問，妳有多少錢，那存摺裡？我說一百多，好像是一百零幾塊錢，大概一百零四塊錢。我六十六歲了，到現在為止，我的積蓄就是這一百多塊錢，在存摺上，這就算我的積蓄。你說我還有什麼放不下的？我沒什麼放不下的。就這樣的例子，我可以給你舉出很多很多。

因為我雖然窮，但是我不自私。街上走的人，我看到他困難，我可以把他領家去。有什麼困難，我手裡有錢我給錢，我有衣服給衣服。你看我的衣服都是佛友幫我張羅，我的衣服都送出去，就包括佛友給我的衣服。我說你們別給我弄衣服，你弄我這存不住，我隨時隨地就送出去了，這都是真的。你看我二〇〇三年那張光碟，我上極樂寺去，第一次見師父，我沒褲子沒鞋，真真實實的事情，一點沒有虛構，答應人家去了。沒有褲子，沒有鞋，怎去見師父？我好朋友問我：妳怎整的，衣服呢？褲子呢？鞋呢？我都送人送沒了，就能送到那種程度。結果我好朋友回家給我找了三條褲子，上秋林公司買了一雙鞋，給我拎到極樂寺的門口，我是在極樂寺門口的台階上，換新買的那雙鞋去見師父。你說出不出洋相？就是這樣的。

所以現在你們看到的，確實是一個真實的我。這兩天佛友們天天上我那去，琢磨怎麼給我包裝包裝，打扮打扮。說去見老法師，得給妳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我說老太太長得已經夠漂亮了，不用打扮。我說我去見老法師，讓老法師就見到的是一個真真實實的我，沒必要包裝。那沒辦法，就現在是經過包裝，我要不包裝，要比這土得多。我穿的衣服可能扔到垃圾堆，大概都不見得有人撿，我就和那個許哲居士差不多，誰的衣服我都能撿，還不能穿新衣服。

我告訴你們，我一九八四年調到省政府的。我調到省政府以後，出了一個笑話。過了不長時間，我們處長跟我說：小劉，聽沒聽到咱們委對妳是議論紛紛。我說：議論我什麼？我也不出門，我來了就進屋，我就幹我的活，下班我就回家，我說幹嘛要議論我？他說，人家都問，你們計生處，攔哪挖出了一個出土文物？為什麼說挖出個出土文物？我給你們學學我當時的打扮：就這個頭型，四十年一貫制，從來沒變過，我沒燙過頭，四十多年就是這樣。我結婚



以後，那時候不讓梳小辮，讓剪短髮，我就剪了，就一直到現在，就這個形狀，四十年沒變過這個頭型。穿著我老伴的一個迪卡上衣，我老伴穿破了，把那領子穿破了一圈。我還不會做針線活，我就拿線給它撩上了。那個大針腳可大了，從外面看得清清楚楚。他的衣服我穿著，還肥肥大大、鬆鬆大大的，又舊又破。一個藍布褲子洗得發白，腳上穿的一雙鞋是氈底鞋，燙過絨的，帶個眼的，繫帶的。省政府沒有這打扮的，所以人家別的處就問，你們計生處攔哪挖出個出土文物？我們處長說，妳來回上下樓，妳沒發現人家別人都瞅妳嗎？我說因為我走道目不斜視，我不看別人，所以我不知道別人看我。就一直是，可能整個省政府辦公大樓，大概就我這麼一個出土文物。我說那出土文物還不錯呢，讓你們計生處能挖著，真是挺好。就這樣，這回從正月初一開始，老法師在網上講我。我那天跟佛友開玩笑，我說沒想到，當年省政府這個出土文物，讓老法師給挖出來了。我現在就是發光了，你看出土文物一出來，它不就發光了嗎？給那佛友笑的。真是大家坐在一起開玩笑，就說這些一件事一件事，都覺得挺有意思的。

我就覺得，我做人這已經快一生了，六十六年了，大半生。因為我定了個三年期限，所以我剩下時間不會太多了。我覺得我活得很真實，很自在，很瀟灑。我沒有那些個複雜的心思，我不會動腦筋去琢磨如何如何，如何如何。現在我就想，我把我的每一天都當作是我生命的最後一天。昨天的事情過去了，已經過去了，我不再琢磨它，我不想；明天事情還沒來，我也不去想它，我不打那個妄想。我今天早上兩點鐘一睜眼睛，我心裡想的是什麼？又多了一天念阿彌陀佛的時間。我就把今天這一天阿彌陀佛念好，這就是我的任務，我今天要做的事就是這個。佛友有事需要我幫忙，需要我去做，我盡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做；佛友沒有什麼事找我，我這一天就

是聽經念佛。這就是我一天的安排。所以你說我能不快樂嗎？我能不高興嗎？我沒有那些個苦惱事。要是他們跟我說什麼什麼苦惱，什麼什麼苦惱，你一看我眼睛瞪圓了，瞅著對方，那就是沒聽懂，就沒明白。怎這麼多苦惱？我沒有！所以我就有些時候，可能是不是對別人也不理解。

你們看我這十一年，這是一個絕症患者，是個病號。我現在可能了，我現在照顧病號，我經常上醫院去照顧病號去。比如說，北京一個人給我來個電話，說我妹妹有病了，攔醫大醫院住著，血癌、白血病，妳能不能去看看她？我說，你告訴我具體房間。我就去了。從我第一天見著她，到一直送她走，你們猜我照顧她多長時間？整整九個月。我家老伴和孩子都不太理解，說妳本身是病號，是需要別人照顧的，現在妳反而上醫院去照顧病號，這不本末倒置了嗎？我說你媽現在沒病，我現在是健康人，我的佛友有病，需要我去照顧，所以我就去照顧。我照顧她九個月，送她走。

那天白天，我給你們學學我倆嘮的啥磕？下午三點，我說：董萍，讓妳回家妳不回家，妳在醫院。妳說妳要走了，我怎麼找佛友來給妳助念？人家醫院也不讓存，那立馬就得給妳穿衣服，往外折騰。就說，大姐，妳想想辦法，那怎麼辦？我是不回家。我說那樣，妳聽我吆喝。她說妳怎吆喝？我說我就吆喝，董萍，妳那個神識趕快跳出妳這個臭皮囊，我得給妳換衣服。我說妳聽不聽吆喝？董萍哈哈笑了：劉姐，我聽妳吆喝，到時候妳就吆喝吧，妳吆喝我就往外跳。我說：好，說話算數。這是我倆那天下午三點多鐘說的話。她是那天晚上，下半夜三點十五走的，就這麼長時間，她就走了。走了以後，就她姑娘我倆。她姑娘一個勁的哭，我說：妳別哭，幫劉姨給妳媽穿衣服。這孩子也顧不得。我現在我都想，我不知道我怎麼一個人把衣服給她穿上的？我就先，我真吆喝了。我說：董

萍，咱倆不約好了嗎？我一吆喝，妳就跳。我說現在我開始吆喝，妳馬上跳。我就把剛才吆喝那一段話吆喝出來了。完了，我就給她穿褲子。我一個人提不上，我說：董萍，抬。就這麼一提，我就把她褲子給她穿上了，把衣服也給她穿上了。

穿鞋的時候可糟了，兩隻鞋一個鞋底。我頭一回面對真正的死人，就我自己面對死人，我是頭一回。一穿鞋，怎麼就一隻鞋底？我想這怎麼辦？這個時候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智慧，我就喊，心裡喊，阿彌陀佛，快點送鞋！阿彌陀佛，快點送鞋！我真是就這麼喊的。就把那些衣服先穿上了。就這時候來了一個幫忙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阿彌陀佛派來的？來了一個男的。我就問他，我說哪裡有賣鞋的？快點整一雙鞋來。他說我妹妹就是賣這個鞋的，我給我妹妹打個電話。他就給他妹妹打個電話，十五分鐘他妹妹來了，把鞋拿來了，鞋的問題解決了。你看這不是兩隻鞋都有底了，把鞋穿上了。她還是受戒，她就是掛那叫搭衣，因為我受五戒，我沒搭過衣，我不會掛那個、別那個。我說，你會不會這個呀？他說我會。結果把搭衣也給穿上了。我倆就把她整得利利索索的。

這時候她弟弟才來，來了以後就整車，就要拉到那個西華園，什麼送冰櫃。我當時說了一句，我說不能送冰櫃，那時候剛走一個多小時，送冰櫃，那不下寒冰地獄嗎？他弟弟說，我們不信這個。他弟弟不信這個。所以我說，念了半輩子佛，最後在醫院走了，走了一個多小時，就被人家送到寒冰地獄去了。我就跟人家去了，不甘心。我就去了，給人家放那個櫃裡別插電，別給她送冷。人家那個人說：妳說了算，我說了算？不送冷，出毛病妳負責？當時人就把電送上了，那你說沒辦法，我就這麼大本事了。反正從醫院給她送到那個冰櫃裡，眼瞅著進冰櫃的，你說心裡難不難受？都是同修，你說這佛念的。如果要在家的，何苦這樣？要在家，我肯定，我最

少給她念二十四小時。你說我一個人送她，完了說的又不算。最後讓這個佛友就這麼的走了。那走了以後，上哪去不很明顯嗎？那不會上好地方的，多痛苦！

有一個佛友，送那裡以後，第二天早晨，就是等出殯的時候，就是那十個手指頭都從，那叫棺材還啥，摳出來了。他們給我講的，太陰森恐怖了！就是死了以後，就給她送到冰櫃裡。可能她神識沒有走，所以她特別痛苦。她的手大概就摳，就把棺材那兩個板都摳透了，十個手指頭，等出殯的時候，都在外邊伸著，你說是不是多麼悲慘！就是我說十個手指頭在外邊伸著這個老居士，特別有錢，有好多好多錢，給兒孫們分的。最後因為錢打仗，人家都不顧她了，錢分了，有的分得多，有的分得少，分得多的不嫌多，分得少的嫌少。所以兒孫們就開始打官司、打仗，就把這老太太撂在旁邊不管。後來又翻出來十萬多塊錢的券，說也能換錢，就開始分這券。老太太在旁邊躺著，聽得清清楚楚，一口氣沒上來，氣死了。氣死了正好，痛快的送冰櫃去，就這麼的把她送冰櫃了。送冰櫃以後，就十個手指頭就摳出去了。所以我說咱們學佛人，千萬要有一個正知正見，我的理念就是「積福積德不積財，積財是個大禍害」。你不但給兒女留不下什麼財富，你真是給他們留的是磨難。

我二〇〇五年，病重的那次，那次我真是想我可能要回家了，真準備回家了。結果那次還沒回去，叫那些佛友把我哭回來了，非得讓阿彌陀佛別接我走，就這樣的，我就沒走了。我那次給我孩子們寫個遺囑，我那遺囑真是就非常簡單。我就這麼寫的，「孩子們，媽媽一生清貧，沒有給你們留下任何財富，如果說媽媽能給你們留下什麼，就是四個字，阿彌陀佛！如果你們認識了，媽媽給你們留下的是無價之寶；如果你們不認識，媽媽什麼也沒給你們留。」這就是我給我的兒女留的遺囑，很簡單。後來我那一個老大姐看了

就哭了。我說：大姐，妳怎麼哭了？她說：素雲，沒看誰寫遺囑這麼寫。我說我不知道別人怎寫遺囑，那我的遺囑就是這個，我就要這麼囑咐他們。後來我跟佛友說，如果說我給兒子留的是阿彌陀佛，我給姑娘留的是南無阿彌陀佛，那還多兩字！我都一樣，都四個字，阿彌陀佛，一個不多，一個不少，你們什麼也別爭。我一無錢，二無東西。我死了以後，保證是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的，他們不會因為這個打仗。因為什麼？都知道老媽清清白白，什麼也沒有，沒有什麼分的，所以不會打仗的，也不會立馬就把我送冰櫃去的。是不是這個道理？

我現在真是勸大家，生活要簡單，想的要簡單，吃的要簡單，住的要簡單，為人處事要簡單；要把複雜的事情變簡單，把簡單的事情變得更加簡單，這樣我們學佛才會有成效。真的是這樣。我不知道我今天囉囉嗦嗦跟大家說了些什麼。如果說對了，那是十方諸佛菩薩慈悲加持；如果說錯了，那是我個人的問題，我因果自負。

今天就跟大家說這些，阿彌陀佛。